珂雪詞前集

珂雪齋前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中道著

書牘

答李夢白布政

衡湘先生傳曾有便務抄寄不知到否弟刻近藁凡二十餘卷今已近半此傳亦在刻中矣澹居過荆傳尊兄一字渠自尊兄處來留連蘇雲浦處即馳驛飛奔吳開府幕下矣未到公安也

弟近體中已安善閉門讀書眼見世上學道者專一說謊殊不如田父野老之近情也仁兄以爲然否近刻四卷寄覽後成者當嗣致之

答須水部

仁兄此番關政寬大簡易所捐以予商民者多矣行裝蕭然弟所深知故刻敝集弟口不言及者不欲以此累清郎也乃今分遺過厚令弟心大不安矣作得送行一律聊以紀別當書扇頭今先錄呈數日內間有俚言昇求敎尙容請別

幷謝吳老公祖齒及何衮如之

寄李當陽

玉泉住庵僧來得聞老父母齒芬見及幺麼袁生荷蒙世外賞識何衮如之舊愛玉泉之勝治一蘭若將效陶弘景華陽洞天故事而抱痾一載遂與堆藍睽隔慈臺竹箭才名煙雲氣骨雖函牛之鼎不當以烹鷄鶩而藏出世于治世亦孰非修行徑路耶時方迯兒輩考校稍閒卽走山中快譚十日以罄積衷也度門老僧乘戒兼

修年已七十餘與愚兄弟爲法門至契今得在
部下萬望推不肖之愛大盻睞之則感入骨矣
拙藁二冊求敎尚有新刻未完統容嗣致臨楮
無任惓惓

寄雲浦

居公安親戚輩爭訟數數來訴故逃之天皇寺
中頗覺閙適遊冶熟習近來已大生稍覺有幾
分道力爲可喜耳若得至龍湖聆大敎與死心
老同聚首數月得此大薰習或更不同也

答度門

即欲走玉泉而雲浦相約一會生且欲久住玉泉作消夏計大約五月二十間便得發棹鏡邊矣雲浦意思甚好生意欲以檀資治田接十方人俟相見再商之

答夏道甫

來詩清新雄豁甚爲兄喜故知兄大有才情特懶于拈筆耳只如此作去不輟且熟看唐詩以充之便可名世矣高常侍五十始學詩卒爲詩

人之冠今兒方四十六也況舊已學特不專耳肯不倦則五十時便有集可流布矣兒之才豈下某子甲等哉一事無成兩鬢斑丈夫之所恥也知兒相信故言之切切

答王天根

龍灣回卽走玉泉值風雨大作幾同叩頭搏顙之坂苦莫可喻方至度門烘衣洗泥而上价遠至此求孫太史壽文弟兩年來以苦思得血疾誓不作應酬文今集中俱遊記耳更無一首應

酬文也孫太史壽文須用大手筆弟亦不肯率
爾呈醜且既有此意兄在郡中何不言之十日
一水五日一山始畧有致也遠使來實不安但
算記搆思成章須四五日之力恐復發前病是
以壽人而成不壽也一笑

答沈水部

鏖戰泛舟江上時偶過僧舍飯伊蒲來使相左
及至則江干暮矣少伯玄眞生何敢效輩但不
着夷光樵青差有道人風味似較勝之耳近來

入水不濡入火不燒即奉常公亦未能信之也笑笑屢分清俸實所不安即欲躬謝郄肘柳作祟恐煩起居故中止耳然心鏤甚矣口占二絕書箑扇上求教幸莞存之

與段幻然

久不晤言懷想殊切伏惟道履日益康泰忻慰忻慰弟輩學問無他病痛不過是貪世樂之心放不下受不得苦總輸兄一耐字耳若毛道所云酒肉不礙菩提淫嗔無妨波若者弟深憎之

惡之惟恐其與此等意見人相親近也拙刻一部知道人留雙眼爲貝葉貲何暇入目然其中亦有激揚波若者謹附來求敎幸存之不一丶

答蔡觀察元履

中道自抱痾後即走柴紫山中借泠雲以消煩火遂未得摳衣戟下少謝恩紀忽枉手翰兼之盛貺蒙國士之知存素交之誼感入五內非言可宜及取爨語讀之如入五都之市遊萬花之谷彩溢光騰目眩心悸自非具雕龍繡虎之才

窮酉室延閣之秘安能筆底役萬卷書行間生五色雲若斯之巨麗也年未五十而三不朽事業已具遠比公孫僑近方杜征南不啻超乘過之而先生厚自挹損欲附於龎有藻澤之高中侍此自若谷之語非定論矣不肖龎知慕古而盛年蹉跎大半爲舉子業耗𨚫精神近歲始發窮達有命十年讀書之嘆而年已迫望五去秋奄奄伏枕惟恐一旦溘先朝露則過鴈一唳竟從湮滅不得已取而付之於梓大都輸寫之致

有餘鍛鍊之功不足都無言外之意而姑吐其意中之所欲言庶幾千秋而後知有袁生而巳矣不肖謬謂垂世之業亦必置其身于世間毀譽稱譏之外而後一段精光不可磨滅而有意於不朽者其勢且速之朽故往往衝口信筆不復删汰以爲果出雅士之口卽俗亦雅也果出俗士之口卽雅亦俗也姑賍而存焉聽後之人愛我者留不愛我者去以付諸虛心平氣之定論焉而豈遂遂于今日之觀場逐塊者哉毋以

語人人未能喻自非先生洪流之量若大海之
控八河又安所縱不肖之狂言也篇首數字之
衮直以鈐閣餘暇一付之怒猊渴驥足了吾事
矣舌理七重引領望之不肖少而聞道周旋于
李溫陵陶會稽諸君子間稍有所契而愼軒先
生針芥投合尤以第一理相期二十餘年以來
屢豁屢疑至今智不入微道難勝習將欲捐此
餘生合併精神歸之一路直到纖疑不留之地
庶冥冥中無負良友郎功業文章等之夢幻泡

影俱有龍勝利刀切泥之戒矣況其他乎顧晳人旣萎霧露之盆宵如安得日侍先生函丈得聆提誨使卒有所就也至于舉業文字久已棄擲更不知作何語每拈一題甫伸紙頭已涔涔作楚覺狂花病葉紛紛從眼中出又自抱恙以來一入塵緣則神思燔熾惟看山聽泉百骸皆健宿纏若脫恐此生與圭組無分已於柴紫山中建一蘭若後枕藍堆門臨雪瀑將有終焉之志而先生猶以入宮西子爲期不知夷光今已

素服道装在范少伯舟中矣慎軒先生往來尺牘極多但每至輒爲好事者攘去今遍覓之親識中尚得十餘首併詩數首抄呈札中皆生死交情之語讀之不覺淚數行下撿笥中得書唐一絕玅得龍爪遺法今以奉往袁海先生遷去羊叔子行矣柰鄒湛何外拙刻一部求教良晤何期言之惘惘使旋肅謝不一

寄黄慎軒長公

令尊大人之于不肖朋友也而實兄弟也其相

知相信相憐相愛又豈世間兄弟之所敢望耶

自西陵分手淚下如雨十餘年間圖一合併而不可得乃今遂千秋耶不肖薄命頻遭家難父兄相繼而亡比聞尊大人訃音正在衰絰之中去年方襄家嚴大事兼之憂鬱之極疾病相仍其不從尊大人于地下者幾希耳至今年始大痊可訊問之私闕然已久不肖實負心人也時已于當陽玉泉寺治一室祠兩兄弈尊大人其中高山流水聊以㦗仰止之私不肖亦老矣當

畢此生安住泉石間奉二三過去兄弟香火夢寐神交足吾願矣聞訃之後得詩十首以當哭久無便羽今書奉寄幸讀而焚之兄生計若何有幾位令嗣甚欲聞之尊大人集已刻出否如已刻幸寄一本如未刻或以原稿付生二三月內即可卒業矣因禪人之便附字奉候言與淚俱不一

賀蘇憲副 代

恭惟臺下道兼修悟學貫天人至德旁悰若玄

元之備四氣靈源普攝似大海之控八河從虛
玄以抒經綸自玅湛而俶作用豈特吐珠霏玉
作慧業文人實能植朽噓枯號愷悌君子有明
有膽至方至圓自登車攬轡以來見請劍埋輪
之節王翁孺出使全活者萬餘人張文紀登朝
條陳者十五事澤同河潤操比恒高當激揚之
政方新而枕漱之興偶動置鐵冠而暫曳蕙帶
舍鷺羽而特赴鷗盟樂在煙波迹絕城市鑿開
魚鳥忘情之地捲盡江湖極目之天雪舫煙帆

筆牀茶竈桃花竹葉之偈銀鉤鐵畫之書墨妙
則驚鴻遊龍禪鋒而吞牛陷虎伊蒲送日貝葉
銷時嗅三千灌頂之香聽十二池心之漏與世
泊若殆將終焉而屬者朝思碩人世急賢者白
波湖上忽來鵠頭之章流水聲中乍傳虎爪之
板五長佐夏十聯綴周正人在朝廷則朝廷重
君子居郡國則郡國安當此紛紜多議之時正
賴實心任事之匠功名富貴雖過眼之煙雲而
凋瘵阽危實切身之膚髮屈伸在世龍蠖何心

漢室思賢來許留侯祠黃石晉庭需德願留謝
公答蒼生以入塵爲出塵借功業佐道業高翔
遠舉猶辟支枯寂之風而興慈運悲實大士弘
通之度必有偏吉之事行乃圓曼殊之理知以
移星換斗機鋒作旋乾轉坤事業此非一人之
榮而實世道之幸也某辱在甄陶備於藥物無
梅花之賦可與大人以吹噓而有葵藿之心仰
祈世運之亨泰中懷雀舞外切魚欣徒以匏係
囊中未得衣摳戟下特遣一介少申賀私某無

任踴躍歡忭之至

答韓求仲

夏長卿來得手教恍如面覿弟五載再入都門舊友無一在者追思仁兄與受之函伯同聚首極樂寺時光景便如昨夢矣弟體中已健但文檄甚稿恐無得儁之理明年必乞一廣文若在吳越間則會仁兄之期近矣如此世界陸沉下僚以官爲隱亦何不可我輩只要有壽不經世則垂世出世世儘有生活也揭曉前二日便中附

候心緒如麻統容嗣致

答陶孝若

相別久矣前者過門不入意兄之忘弟也今讀來札尚未忘弟也弟伏枕一年有餘近日始謂暢慾以半年計酒以一勺計弟自謂世念漸灰可以入道也而兄喃喃滿紙豈猶以昔我相視耶豈謬意其必如是而勉爲戒敕耶弟之事障未除誠不足道而學道者必欲盡除事障而後可則兄何不直入深山而猶然冠進賢圖升斗

耶猶然不捨周妻何肉耶若猶然不捨周妻何
肉則皆未具戒也皆未具戒則但當苦叅密究
而不必拘拘求之形迹間矣千里相訊兄作此
語可謂眞切想此時必棄官絕妻子入山林矣
必雖去鬚髮作老頭陀矣一佛去世大可喜也
弟拭目俟之矣

與愚菴

叨得一第聊了世法所恨愼軒先生及兩兄皆
不及見耳世外之契上有吾師得在京華常領

玄唱何幸如之珍品種種不敢過郤稍暇嘗過
蘭若千萬不必至寓吾輩豈以苛禮相煩耶幸
照

答丘長孺

弟六年困苦百念俱灰今者幸得一第雖卑卑無奇足了書債矣今年定然考館若得濫竽詞林差可藏拙但世道急於避嫌緩於得才亦未可必耳若不得此或有中行之望可免於縣郎與嬾拙之人相應也自到京華聞仁兄久滯遼

陽心甚念之與酉卿相見即商確兄雖不言及
然弟輩自當爲之計昨會蕭大茹云要推都司
事須少緩之以前面有人也酉卿亦云近日議
論密于牛毛稍越次忽致人言則彼此不便不
若京營參戎爲不爭之地以爲後圖不亦可乎
贈詩亦甚是一詩一調妙甚令人思吳越舟中
枕藉光景也度遼集極有奇趣但其中稍有二
三率易語須少汰乃可入梓然亦無多也弟意
欲于兄數十年全集内選其精緊奇古稍示人

以難而不示人以易者刻爲二册以行于世至
𦥑至𦥑兄即不好名然弟惟恐兄名之不美也
大嫂處弟薄有所資此後若官京師當續致赤
米之俸耳承寄俸及參塞官何如此謝謝

寄于以明居士

一别又半年矣追思不肖抱病園中與先生對
牀共語怱怱如夢中事也畢畢一第聊了書債
若不與館選之列則八月中可抵家矣又得領
先生麈譚也京師人可與論學者甚少此事不

拚弄着恐日就墮落柰何

與四弟五弟

早甲一第聊了書債若不與館選七月中即可回矣中秋之夜可醉呂僊臺也我望五之年得此一第已足結局意在閒適不樂仕進便欲從此挂冠遍遊天下山水何往不樂歌兒尚不可輟教湖山之間亦不可無此粧點也我久住在外甚得寡欲之效精神日以強固百凡使惟修料理頗有心力人便草草寄字不一作此字正

誇官之日也

答陶不退

先儒云舉業是人生一厄過了此關正好理會
性命弟之早早一第誠不足喜喜過此關可以
尊精此一事耳但京師近日無開口處止一李
夢白又往山東矣弟若不得館即南歸當一晤
尊兄而去數十年奔波且往蓋紫堆藍少住許
時稍得安閑快活俟明秋八月來候選耳舍妹
夫龔生有書來極感尊兄致書當事爲之護持

從此外侮不生可以高枕而臥矣先舅即在九原感且吹骨所云云譚揚脩齡取去發刻早晚刻成當寄一帙如不刻俟少暇令人取原本抄來奉覽蓋此書亦無佳處總似嚼飯與人也人旋草率奉寄不盡欲吐

答王天根

宿好復得世講眞可忻慰年來與天根泛舟看花亦覺有少致今名韁絆人求如往者之快活恐不可得矣弟竟以一眚見收學古未必無益

天根勉之老當益壯况未老乎若不與館選之
列弟一騎即還里中又得縱譚也晤衷中先生
幸爲致聲

寄度門

不肖倖得一第矣護法堂桂花先開可謂靈異
矣字之曰靈桂而堂曰靈桂可也雖兩試皆不
高而書債已了世局可結想吾師亦爲之忻喜
耳若不與館選之列則秋來必歸與吾師看山
聽泉之期近矣令孫甚康泰弟後甚得其力轉

覺此番借來之有益也不肖無心用世有意還山此後欲于玉泉大作功德山中樹木囑長老看守爲望方觀政不及遍寄書

答蘇雲浦

吳使來得手教并賜之寶帶謝謝弟應選推知力不能任也惟有改教最穩便相宜已定計矣目下閣中雖上館選之疏尚未得旨雖往應之未可必得也若不可得則秋中且局歸三湖雪濤中又有袁生之跡矣酷暑中想尊兄維舟柳

下清風徐來荷香撲鼻便是三禪天樂羡之羡
之人便草草尚容嗣致

答周侍御

當今塞上事體糾纏如不櫛之髮蕭條若無米
之炊此事勢極難之時正有需于實心任事之
人也惟台臺具用世之偉才得應變之妙用昔
王翁孺出使全活者萬餘人張文紀登朝條陳
者十五事方之台臺千古一揆鎖鑰無虞烟氛
永淨紓朝廷北顧之憂貽上谷安堵之福台臺

眞社稷臣也不肖男畢一第聊了書負尚未具
一函奉候戟下而溫語盛貺儼然下臨何以當
之使旋草附不盡欲吐

答錢受之

弟大對名次最後當爲縣令縣令于弟不宜幸
有館選一途可以藏拙然秘書有限非不兢之
地恐亦未可必得也打疊乞假南歸徘徊山水
間半年至明歲秋初來選乞兩京一教職青氈
我家舊物尤與嬾拙之人相宜大端我輩畢竟

是一肚不合時宜弟入屢數月已悉知之矣況
世道日下好以議論相磨戛即不能效鳥飛魚
沉爲長往之計而庶幾處非仕非隱間聊以藏
身而玩世四五年間得列郎署便脫身歸矣館
職亦自好只是借債太多恐身子不得脫然受
之勸弟俯就之就之而得固欣然就之而失亦
可喜也聞道體日益康泰忻慰忻慰弟前歲一
病幾殆故取近作壽之于梓名爲珂雪無集蓋
弟有無名珂雪取觀經觀如來白毫相如珂雪

意也近轉覺其冗濫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詩文之精警者合爲一集時方令人抄寫完後當寄一帙受之爲我序而傳之可也日記係另一書目下亦未可出耳詩文之道昔之論氣格者近于套今之論性情者近于俚想受之悟此久矣古人云舉拳是人生一厄過了此關正好理會性命如弟二十年學道只落得口滑畢竟得力處尚少以此深自悔恨欲于此後打疊精神歸併一路期到古人大休大歇之地乃已年逾

望五郎世間受享寧有幾時趂此時了却免至
出沒生死海中眞大快也但此事須友朋夾持
安得與受之數數合併互相策厲耶漢卿兄未
半月卽南還矣行怍未能爲之地奈何奈何因
其還草率寄報不盡欲言

答李開府夢白

槩戟一臨齊魯而甘霖立澍翁兄眞福人也前
生不知作多少如意業乃能爾耶考館尚無定
期大僕郎中若甚再一月槁矣眞不若由廣文

而國學浮沉郎署間半仕半隱十年間取黃蓋
金章即還故隱去也若翁兄所云乃祝也非詛
也弟不得館即乞假南歸當以今冬了匡山之
願明京入京謁選如濟南可得眞是快事以開
府上賓來師魯諸生日飲大明湖上豈不暢哉
政恐不可得耳長孺久無耗眷屬寓此若甚

答李百藥

尊大人一至齊魯而甘霖立澍非前生大脩行
安得有此福緣也某刻甚莽莽大率近代人作

事只圖外面好看不顧中間諸訛往往如此入齊錄平平寫去便有無限烟波楚中又添一不朽人矣可畏也可喜也李園大會詩寄覽聊見一時聚集之勝耳唐抑之貧病如昨何以振之草草奉復不盡欲言

答馬遠之

別兄丈後不多見快人聆快語殊爲快快珂雪集殊不愜意而仁兄若有會者豈亦痂好耶近以生平著作選成數十卷都爲一集時抄錄已

成帙秋後可附梓人又得請教也居此半載爲寫冊書扇者夥之不置鎮日爲人忙思還故山有如饑渴中秘之選弟亦何敢逃之但秘書之與朝請有競不競之分恐不必得耳如不得當取道平原一晤兄丈并會闔府公借其力一了泰山之緣未可知也居衙舍想著作日富何時得盡讀耶尊公救荒之政冠東矦不久入金臺矣忻慰

寄吳觀我太史

癸丑歲曾有一字附敝鄉周二尹人來奉謝厚唁不知已徹覽否生雖與先生未及面晤而神交已久近讀諸刻知先生秉理洞徹直接龍溪近溪之脈不勝忻慰先伯脩中郎具正知見而汰鍊之功未到無生之力尚柔天假之壽方駸駸其未有涯如先生者屛居山中一意此事知既入微道能勝習人不可以無年信哉信哉生已了却舉業之厄正好畱心性命而孤掌難鳴悼嘆無朋安得與先生合併一處淨盡餘疑也

得附令婿年丈籍末稍悉先生起居寄一字奉候有便幸垂法語以鞭策鈍蒙草率不一惟原亮

答設二室憲副

旌[illegible]自去郢後遂不得祗領話言己酉之秋先兄中郎自秦中歸備知台臺清況令人懷想不意庚戌秋中郎竟以微恙至于不起踰年老父以哭子過痛相繼去世不肖當此苦境外支門戶內撫孤孀中間患難侮辱所不忍言憂傷之

餘疾病繼之幾無生理至去歲始獲痊可遂入都叨附賢書正欲覔一便羽奉候台端而溫語盛貺儼然臨之台臺用情何其肫至也讀來教方知六載山中頻遭患難五濁世間不如意事甚多全仗無生知見之力一一消之于霹靂火中現淸冷雲台臺悟理已深眞不堪洪爐一點雪耳自入京華無一故人過蒲桃社幾欲雪涕眞不啻如華表鶴來也欲不灰心其可得耶

寄吴表海觀察

台臺駐節荆郢時郡人沐恩最深若不肖當家門凋落後而台臺扶翼之者不遺餘力且以薄技得蒙賞識枯木朽株一經品題不覺蒸出芝菌翻爲世瑞台臺之功德于寒家父子兄弟者

恩摩天不可涯涘矣計偕道出邯鄲欲一見顏色而以玄英見迫匆匆入都及得附賢書之春亦不獲致一字報謝歉如之何比聞台臺已入秦中問俗之暇結撰已多當與子美秦中諸作並驅何時一披覽也

寄度門

世局初完得還梓里差足慰喜想道顏亦忻然也懷想之甚郎欲一見但歸家尚有半月應酬冬月杪郎當入山决不勞道駕遠出耳令孫田事亦有次第總在面時了之令孫忠實而靈慧相伴一載纖毫無過且有大益故知度門兒孫未落莫也草率不次惟台亮

寄受之

老邁事竟成不了之局弟亦束裝歸矣即旹下

亦不能待也我輩了却頭巾債便爲至足豈可得隴望蜀如世間人哉王無功之六合丞郝旻容之六百石弟之歸也明年秋乞兩都一校官不可得則新安吳興有佳山水處可得一也弟已漸老矣病矣攬鏡白鬚不可勝摘又右臂常痛夜睡不安二十餘年哀魂悸魄思歸山中少息恨吾受之相隔數千里外不得共晤言消求日耳退藏是大便宜處想亦見及此也因起田歸草寄字不盡欲吐

寄君御

周山人來得入晉佳什及程大叅來又得手教正對饑渴館選一事竟成不了之局候考者各散去弟已束裝南歸在此月之廿一二間總

職自有定數非人所能為庚辰諸公安在而巍然為魯靈光者惟翁兄一人而已固不以彼易此也分藩無事正好揮灑瀝編若成自是天地間一種必不可無之書弟何幸快睹之弟已決意冷氈所居既閉亦欲有所撰述明年將

從水道入都晤鄭秉卜不勝惘然

寄仲賜

弟已束裝南歸明年將由水道入京〻至西湖光景覽眺數時不知此時兄在何處可得一晤〻一片冷氊定矣非北即南或可得京兆也廬阜之居定否若已定則聚首之期只在二三月矣舉業文字間一拈弄無妨學道古廟香爐光景勢未必能何如畢力此番天下事大未可知望之望之因令叔祖之便附字奉訊不盡欲

吐

餞茅老師請啓

恭惟道配清寧才兼文武深心比于白雪遵道撰之朱繩花滿河陽雨潤南國名既顯于威鳳功尤見于睢鳩野無滯才邊有良將恒屈情伸法不毀方爲圓世路一任風波寸衷可質天日求同顧弘瑋之達國體非若江智深之厭下僚偶思薜蘿乍離鵷鷺安石望重豈宜久居山中君實意恬未免暫歸洛下生等叨列函丈深荷

甦陶方受朱藍之功遠違霧露之潤徒念法乳莫附仙舟梧雨楓霜望行軒以惆悵醴尊蔬實借祖道以徘徊伏惟俯念犧忱為之少停鶴蓋主等不勝瞻仰企望之至

寄不退

弟歸矣過晉州晤合親李素心備道相念至意且述尊札中無忘魏晉故人之語不勝感切二十年間法門兄弟或逝或隱惟老兄與弟在耳明年又當作令不知晤期何時何惜數合之勞

不一傾瀉乎故遣小价前來奉聞弟當從邯鄲入得役騎接之半途尤爲便也相見在邇不多及

與梅長公

錄人世間自有一種世外之骨畢竟與世間應酬不來弟纔入仕途巳覺不堪矣榮途無涯年壽有限弟自謂了却頭巾債足矣足矣升沉總不問也年兄年僅四十即具解組之疏乃知王微陶潛去人不遠弟若不與館選之列則八月

外可還里中晴川大別之間與年兄期一良晤
至期當以字相聞也王大可又以制歸一進賢
志未易上頭如此豈非命哉衡湘先生長公想
乚字日益奇矣念之念之
與黃取吾
每會田瑞陽年兄即道尊兄近況知山中清素
之道叅巳成爲可喜也梁朝五侯七貴如沙如
塵惟陶弘景生前受享松風去後受職仙監相
去寧止九牛毛哉弟畢畢一第望五乃得之自

謂了却頭巾債足矣足矣升沉總不問也若不
與館選之列則八月中可還里中當游于晴川
大别之間不知可得一良晤否貴門生周野王
往頻相晤自言爲仁兄覔丹砂爲藥物資不意
一病遂逝矣都門友朋本自寥落復失此人可
嘆可嘆

與無念

陳無異來得手教知道體安善爲慰不肖得一
第差了書債然舊時相知相愛之兄弟友朋無

一存者觸目傾增淒涼秋間若不與秘書之遷則乞差南歸不知晴川大別之間可得一良晤否王大可回草率寄候不盡欲吐

答蹇素蓁門人

詩論無非宿蓁附之一恐足以了之以道世眼諦觀不宜一咲兄夫解此久矣何足挂留次乎惟是努力取一第以慰太保公在天之靈是所望也佳作趣致勃勃太保公有子矣即欲草一序以揚盛美値上价行速姑俟後寄承示有

入都讀書之意都門如海是非不到耳根清淨視故鄉爲恩怨之藪日與塵緣相磨戛者相去遠矣以兄丈之才一日千里住此數年一第安足論乎會與令親將年丈商之渠亦以爲得策想必有字勸駕也

寄戴巴縣忠甫

不肖弟往歲蒙蹇太保理菴先生特達之知百出常情且以季子宗呂見託欲生始終陶鑄使有所成以繼箕裘不意蹇公卽世生亦濩落楚

蜀相遠莫踐前諾比聞宗呂頗能自立克紹家聲私爲之喜但蘭芽初茁尚借護持鳳羽未成猶慮侵侮今得在尊兄宇下是天賛也萬惟推弟之愛大加扶植怙冐使得一心脩業以繼書香然不惟此子恩荷摩天而生亦可藉于以報理菴于地下矣特愛瑣瑣實出不得已之至情伏惟原亮不一

寄石洋

去歲聞仙踪欲久住匡廬前得書始知家居且

喜道履清泰喜慰喜慰家中雖塵緣未易擺落
然種花習靜閉門即是深山亦自快人兒有佳
兒可教尤是人生樂事弟世局粗完候考秘書
尚未得吉若不得九月即南歸矣明春將取道
漢上遊匡廬九華從山東入都兄幸于桃花開
時待我或同一遊匡山亦妙至期當相聞也弟
選應作令今當改教年已望五浮沉郎署間以
老足矣無顯貴人之想也非仕非隱之間可以
閱却意根究性命事便爲大樂弟于杯勺粉黛

已無祿矣非心能了之力不能也自不敢作少年調度仁兄知之者爲我關心耳前餉茶已領訖硃卷二冊奉覽幷呈令郎草率不盡欲言容嗣致

又

屢有字奉候俱已浮沉不但楚役也弟粗了世局聊獲一枝之安升沉總不必論明春意欲由南而北不知可得一晤否也吾輩名利五慾種子原成俱生惑業卽已亦不自覺但借法水時

時灌溉差爲減擔耳弟比來體中甚康太如色慾事非人能斷實天使之不得不斷也何也力不能也百事減盡惟不能忘情于聲歌留此以娱餘生或秀媚精進中所不礙耳仁兄以爲何如

寄脩齡

公安二聖寺羅漢的是宋人筆但未定其爲龍眠也惟所書金字經實是俗筆何必高眼然後辨其非子昂耶羅漢曾攜至吳越鑒賞者無異

詞恐仁兄匆匆中未細覩也姑俟再閱應有定
論耳苗部事體𢭃如諭蜀裴公入蔡自有妙用
非書生輩所能知也弟十月假還晤文弱于禹
州相邀作嵩少之游弟以歸思切未果不知文
弱竟游否弟復以月初束裝入都門矣畢竟乞
一片冷寵爲妥想仁兄亦以爲然也長孺久不
得其消耗不知作何狀

答趙茂才

邏冊陽得會尊公甚奇又得見兩兄益更奇也

兩兄天才秀逸兼之家學故下筆自然不同蓋文字有從古文中出者有從時文中出者從時文中出者慧人才士自不屑爲惟從古文出者異才博學無不妙綜而旁溢爲時文其中仍多古法但恐于肉眼不甚合耳去歲春場予時文中存古法者不過數人而已其餘率皆飣餖時文語也作者難知者更難此在兩兄酌之耳柄頭佳作具見風雅佳文齋草一序總是匆匆束裝中之語也

答吳表海憲副

旌旄去郢時曾于話間授以了一制科之訣生奉行之果驗矣則此之一第俱從台臺語言中出也自念了却頭巾債足矣𣷂沉都無足問近且入都乞一片冷𩃬浮沉郎署間庶以其餘力竟文字緣此素志也不知台臺亦以爲然否去冬往大明過貴邑署中霜月照人不勝相憶作得口號二首近已入刻今寄請教鈞錘諸作較郢中又進一格矣甚矣台臺之好學也僭草一

序須改正乃可入梓

與南陽宗侯伯和

過宛承至愛種種非筆楮所能盡道出穎橋晤徐使君曾以令郎見托不知稍加意否政恐出口入耳未免忘却也此後有字當再及之弟已改青氈矣宦游之蹤當在江南不知何時得造曲臺之下聽子夜之聲也因眞若之便附字奉謝不一

寄楊侍御

其淺蒙噓植仁兄真有心人也弟直以此人爲
近日學道眞種子爲朋友者自當密爲之地亦
不必令其知耳學問一事弟輩所坐之病只是
不怕死若怕死則眞參眞悟眞脩何愁不到懸
崖撒手田地惟不怕死故半上不落智不入微
道不勝習耳潦園吏自然外道也彼得臆猜度
僥倖死或勝生其實生死根源何曾夢見卽古
之乘詭以當大怖者強力慧人非眞透脫者也
古人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旣明如喪考妣不

知高明以爲何如數晤文若稍稍論及詩文未到此也墨戲二種滑稽之雄快哉人旋草率不既欲言

寄蕭元恒侍御

居家中承年丈至愛種種非筆楮所能旣弟以一月五日始抵都門六月初上一改教疏二十餘日不下苦得　旨之難將返初服就吏事矣嬾慢之性疎拙之才未知所税駕也目下都門久旱忽雨行取疏已久檢上想亦在早晚下耳

茲因以价還草此奉謝

寄君御

弟歸至玉泉一月卽走長安花源尋盟徒託夢想竟與仙船慳緣悵甚今歲燕中毒熱不減壽麻國弟遍體生痱手足腫毒無數每赴席拜客撲緣中思向來以艮舟係深樹下任水風吹拂何可得也敢教之疏已下部十月內便當跳入醋甕中矣踪跡多在新安或借此了黃山白岳之緣亦快事也仁兄望隆功著開府計日可待

弟每向諸公稱說當今以文士而開將畧者惟
君御先生此實語非諛詞稍需之數年後尚是
黑頭公也使旋草率奉復不盡欲言

答杜總戎

台臺海內名將壯地名士也么麽袁生何足當
台臺一盻而折節下交若此豈不攄墜露微塵
正所以成其高深耶英雄豪傑相期許自出格
外必拘拘于世套何爲者豈已不能操契洽之
權而必待天作之合也哉然古之人多有之不

意近久之公矣細觀佳作自當首作者之林承命作餐霞褋慕一序勉力成之暑甚肘栁作祟秋風起後當一一如命完上遠承重貺謝謝偶病泄瀉不及作套啓惟原宥萬萬外搨刻二種求教

寄君御

倘惟一眞爲妙仁兄與弟有時而合若水乳有時而畧有違忤者惟其眞而已矣兩不設機事于心故任其喜怒之互陳而未常少有緣飾

存赤子未散之璞爲絶白忘機之友惟仁兄與
弟庶幾近之昔先兄伯脩中郎與弟至相和洽
然議論偶有不同或盛氣相持不下雖似有競
心者然須之即蕭然氷釋矣君超在時與仁兄
將復有此光景葢相愛之極遂至相忘相忘之
極不覺偶有相左此不可望于尋常兄弟而况
求之世俗交態中耶弟已乞麾當在新安此時
畧閒惟一大事尚未能洞然無疑于心無生知
見之力甚微此中又無一人可互相策發者恐

無常時做手脚不迭將奈之何俟仁兄開府五六年後弟得追隨花源漁仙之間閒適之餘共筦竟此事眞大快也扇頭一詩擲刻一冊原教

寄李開府孟白

弟到京二月餘矣初至聞仁兄有齒痛以爲尋常小恙耳會陳典客始知大爲所苦弟恨不能分痛然此病無大利害但不可過服石膏苦寒之劑恐于脾氣有損仁兄素善調養者早晚自

平復也弟已叨教一氈當在新安十月內出都取道東省至徐州上船此時候選閉門兀坐無人可晤言消日者追思仁兄前年聚首之樂又萬萬不可得矣大兄已到任所否方入西山草率附一字候問餘不一

寄汪大司馬靜峯

庚戌楊前讀文一別屢易寒暑榮旋艤舟敝邑小兒嗣伯倚兄者過蒙優渥之愛及無祿中郎世復勞遠賜弔唁台臺之于愚兄弟可謂用

情極矣緣中道居家大半出游僻處柴紫諸山中弁不得以一字寄謝罪何可言台臺山中靜久今爲蒼生一出實世道之福學問功業當與王文成公先後輝映恨生等少時狂魔入心不肯時時親近稍沾法乳當面蹉過眞可惜也蔣自攜難虜民社已改新安一授生平慕黃山白岳之勝將藉此游焉復有數年自遠函丈悵甚悵甚本當躬詣求教恐煩起居特遣小价來申賀私臨楮無任企望之至

又

其知向學之日久矣以爲難乎而當時兄弟三人說法如雲如雨何其易也以爲易乎而至今見境生情觸途成滯無生知見之力微而又微何其難也夫道豈有難易哉根有利鈍耳如生等知見之根若利而戒定之根甚鈍則眞鈍根也所以難也先生解行相應理事一如眞可作人天眼目矣何以教我外中郎行狀一冊寄上台覽追思中郎自秦中歸來向生極口先生則

知先生者毋如中郎今中郎已矣所以揚扢逝骨使不泯滅者非先生而誰敢乞鼓角餘閑爲草一誌此時匆冗尚未敢望或半年後有便羽寄之新安冠之中郎全集之前庶爲逝者開發最後一段光明亦大快也望之

又

不肖自揣非本色道人也慧業文人入道或庶幾焉以故不能忘情于過鴈一聲欲有所編纂以垂後世忍一行作吏都成廢閣不得已就此

冷地以成夙志若中郎實是用世之才豈惟不
肯不如郎伯脩亦不如也安敢望躡其後塵耶
誌銘久不成者政以中郎知已無知先生今不
敢望之目前當需之歲月耳願先生勿辭也夢
中一段因緣蘇雲浦曾道之實不敢作夢會幸
先生入之誌中亦足見道情相見不隔幽冥邑
中有周生蕃者未卒之前一月入冥見中郎以
皂君檢校人間文字大約仍是陰仙類也樂天
子瞻皆未能出此竟界豈乘急戒緩固宜如是

耶急選　旨下吏垣缺人無憑可以到任行期尚未定懷想台臺教誨眞如小兒之于慈母但命下後尚有諸兄羈絆不敢定隔宿之約耳臨楮無任企慕

東王尚寶蘂淵

秋來抱痾遂不及頻頻晤言甫痊而選期至矣匆匆人事無一刻暇未及面別悵然曷勝前承委尊公大人序文此係大手筆當以途中細細搆思成之新安去貴地尚近可專使奉寄也眉

公先生欲作一文稱壽猶未成篇先書一詩緘
上以志仰止幸寘之笈中草率不次惟原宥

寄李百藥　　靜夢白先生子

過濟上與尊公快譚數日生平未有且彼此盡
出敗闕互相商証尨兩兄去後所未有也𠡠出
都時與得與兄晤對數日至德州聞兄向矣不
勝悵然塲事已近專望兄取一第以了世局舉
業文字與其奇也寧細心機稍有粗浮開口即
見破綻不必高眼然後見也兄聰明絕世如良

驥見鞭影而行耳東國之勝巳見大畧嵊山尤奇絕匆匆行矣留一字奉訊新安極有便羽千萬莫惜八行祝祝

寄李開府

學道之友亦多矣其盡翻巢穴不避巳醜互相商証者寧有幾人弟此番差長進矣生平所悟原屬正知正見但旣悟本體亦自有不離本體之工夫陽明所云但致得良知則隨邪思妄念之來眞如靈砂一粒點鐵成金者非欺我也仁

兄悟理極親習氣又微但恐無人共相拈弄泰
兒曠廢耳仗庇已登泰山嶧山泰山以骨勝嶧
山巧極幻極自非借大力安能窮其勝哉巳作
一字達汪靜老道丘長孺事煩郵使附去內有
寄京師諸友人書數封亦望發去也弟所至之
處小民感開府恩澤如人子之于慈母快哉快
哉

答畢直指東郊

大明湖上得奉光儀領提誨眞令人神開意暢

且么麽袁生何緣荷明公之欽重旹崇丘不釋
塊壤滄海不遺流芥故耶中道少時有志著作
後聞華梵合一之學始孜孜從中參求欲擲却
管城公矣習氣不除時有拈弄興之所至潁與
之俱故模寫山容水態者十居其九眞支離拮
據無當于世用者之言也而明公過爲奬借眞
愧汗不能巳巳何者發抒有餘陶鍊不足幸而
進取之局粗完心意稍閒從此以往或有當耳
明公卓識異才筆奪造化前見湖上佳作巳浸

浸遏青蓮而上之及捧讀瓊瑶極才人之變化
而不失先民之法律快哉快哉中道迂踈非經
世才偷安青氈幸承乏文學之邦不模不範實
有餘恫不鄙而教之遠使重貺恩施已過謹九
頓登受使旋草率鳴謝不一

又

中道捧讀西清佳稿眞如蒸霞快雪至與畧諸
作雖未寓目已知其爲經世有用文字乃明公
不鄙固陋欲生序之首簡生即不文而承長者

之命又何敢辭但生所謂荒野小才也卒然胷興則思瀾微動至于高文大冊往往想若窒而筆若梏故捧讀來教終當有以奉命而未敢即下筆也譬如生生平慕岱宗矣未能以一言肖岱宗也及至今登之周覽泰嶽之觀細窮海日之變然後能爲一言以肖岱宗故明公之詩若文亦必深入而細研之乃敢厝數語以傳其神總之不敢久稽而亦未敢定時日也繪事小技耳十日一水五日一山乃有少致而況于文乎

況于序明公之文乎此孰非淸廟明堂之章而可以草野俚易之詞弁其首也敬聞命矣游蹤稍定即當草成以寄

寄李開府

此番晤對不覺有奇進處在輿中慶快終日自非仁兄極力考擊不能得此境界也長淸主人劉丈一見爽甚乃知爲黃愼老舊執皆彼此相慕二十餘年而不得見者送弟于嵋山所問皆䘮切原來是屋裏人也至其事事之精詳妥當

又緒餘矣便中附謝不一

答呂豫石司理

任濟上奠得一聆教言不意旌旆至而弟行矣夫名山名賢在邇悼一舍之勞而忽然不一往與過名山而不一登涉者其俗有甚焉故弟賭台臺之約而决于二至也但歲已暮矣長途倦翮思于江南暫覓一枝之安但得一見芝宇少聆玄著足矣恐不能作竟日之留也方從岱宗歸匆匆遊山來有所作輿中閒時當有俚語耳

晤時携就政也盛貺何以當之謝謝使旋草復統容面布

寄王季木

都門獲奉教益匆匆别去不勝悵想伏庇出都後雖屬深冬了無寒氣遂得從容道上看趵突之飛泉玩靈巖之秀色登東嶽以觀海日拜孔林攬嶧穴匝月餘始至河干客裝雖貧烟雲甚富新詩如决河放溜雖不中宮商亦一時雄快恨不得一一繕寫求教也承命作佳詩序他人

之詩序猶可輕作序李木之詩豈是易事每下筆輒中止愈求佳愈不得佳以此尚未脫草當于新安了之也人便寄候不盡欲言

寄汪靜峰大司馬

住都門過承明公注存匆匆出都未由晤對稍沾法乳甚歉于懷過濟上晤李開府夢白聚譚數日彼此盡納敗闕商量甚覺友朋之益夢白則深尤生以不一見明公爲憾以當今于此道乘戒俱急者實不多人如我輩解悟雖正無生

氣力微薄自宜親近勝己之友也伏庇出都後
雖屬深冬了無寒氣遂得從容道上看趵突之
飛泉玩靈巖之秀色登東嶽以觀海日拜孔林
攬嶧穴匝月餘始至河干客裝雖貧烟雲甚富
興致偶到間有揮灑如决河放溜雖不中宮商
亦一時雄快恨不得一一繕寫求教也丘長孺
今之辛稼軒也今一官遼左頗有生入玉門關
之感明公能無意乎或謂之麾下近地不惟使
此子得苑鑪錘而清言雅致作諸葛武侯之劉

羊叔子之鄒湛亦甚不惡惟明公念之日月
稍進此子老將至矣冐昧陳乞總朋友情重不
容已惟原亮不一

寄吳揚州

過維揚承仁臺雅愛當諸兄蝟集特蒙枉顧且
辱大貺感甚感甚以悤悤走新安未及請别此中
殊歉然也前話間養生之理仁臺已得其奥妙
恨生粗率未得請教欲覔導師又苦聞僻不知
何時更一促膝領玄旨也愚兄弟少與聞禪家

悟性之旨而不留心養生之術至今瞎雁雀之難遇始覺延年益壽不爲無方從茲當性命雙脩但明師難遇耳仁臺既得玄門秘竅應世皆其餘事鄰候留候即其牓樣使生得爲方外弟子何幸如之新安極有便羽惟不惜指迷臨楮無任馳遡

寄陳解元

庚戌場中一別後各星散不及晤言至今爲歎前年訃偕處處覔台兄踪跡絕不可得甚矣會

合之難也弟無心民社自乞一氊意欲寄跡吳越之間庶幾沾霧露之潤不意僻在新安幸廣文之遷槐市其期不遠則弟之入都正台兄走馬看花時也文章原有定價遇合雖有淹遠必無不售之理願台兄自信一取大物如波浪舡得風一日千里視蚱蜢小舫淹淹水涯者相去甚遠後發先至所可必者弟日拭目望之茲因友人金仲栗之便附一字奉候幷致拙刺數種請教仲栗于台兄爲舊知故弟敢附數字其意

欲舍維揚而卜居嘉禾以此中有素心人也草

幸不莊風便幸示好音

答夏濮山

草草相晤甚快平生册中細玩佳作不爲法度所縛不爲才情所使大轉在王孟之間眞盛唐之音也今之作者不法唐人而別求新奇原屬野狐每輒筆輙有此意不虞慈台先我著鞭也若生則唐宋調禖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幸得依歸慈臺沾霧露之潤何幸如之承遠使見迎

感甚感甚佳儀揚許時已到蕪湖小价賚憑者亦久到矣擇本月念一日之吉赴任若無憑雖詹丈已去猶不可至有憑即詹丈不往生亦何敢久滯途次以遑簡書恃愛敢求官署住一兩日而入敝衙使旋草率附謝不盡欲言

珂雪集卷之二十四終

乾隆二年九月